

七日情⑥

演藝傾情



一次可疑的身份的書寫



這人在這裏出現(例如：藝穗會)，其實表明在某個地方的顯然消失？在這裏出現，以甚麼姿態？在某個地方(那裏？例如：澳洲/美國……)的消失，留下了甚麼回憶？是些甚麼將這個人從那裏被帶引來到這裏，又是些甚麼將這個人從這裏被帶引到那裏的？這個人是誰？這個人可又會，其實是兩個、三個，以至一個離散的族群。

這個人是 Charlie Chan—陳查理、Madame Sin，是真實的人物，也其實是虛構的人物，同樣都是一如電影《China Sky》中的女護士，連名字也被遺忘了(故意的？)，只有扮相。難道 Charlie Chan—陳查理(據說這個由 Earl Derr Biggar 一系的小說的代表人物，代表那些以消極寄居異地的移民社群，已為衆多行動和作品所拒絕)和 Madame Sin 不也是扮演出來的麼？人們起碼還記得後者是由(不同年代都有衆多影迷的)比提·戴維斯飾演的。而被虛構的人又出現在那裏並且也從那裏消失？那些被虛構的原型。她/他們曾出現於，由三十年代開始，(還記得關於黃禍/黃色危險的齷齪流言麼？)直至到九十年代？

未見到一個人，試想怎樣說出一個形容。見着了那個人也許忘記了想像中(憑甚麼)的形容的同時又製造了另一個指物幻覺？幾時得見破滅偶像的真身(而所謂「真身」，是那末非同一性的。)？

可能的麼？是誰給一個保證，某一個或多個真身的假像永遠流行，並且壓印簽名。簽名的是誰人，或者正因為是誰人的簽名而人們真的就相信了。簽名是真憑實據寶牙寶齒？一如某類買辦/經紀人的簽名(例如以藝術之名)又如何？

誰告訴人照片上的就是 Hiram To—杜子卿，是那認得出的從未見過的簽名？

「這裏是藝穗會？」一天晚上有個揹着背囊的外國男子問(那剛好在藝穗門口等着隨時出現的 Hiram，該怎樣形容印像中的 Hiram 呢？)：「請告訴我藝穗會該從那兒去？」外國人進去了，後邊有聲音喊着另一個我的名字。從那裏消失的 Hiram 出現在眼前，不是沒有但改變也不很大的 Hiram；對一些人來說，Hiram 出現/Hiram 消失。

Lana Wong—王家碧並沒有消失，對人們來說，Lana 也沒有出現。怎樣才知道照片中的就是 Lana 呢？照片中對憑想像寫下關於 Lana 的文字，如今與照中人疊在一起，Lana 沒有說(Lana 根本不在，Lana 並沒有出現，也沒有消失)那些文字的書寫準不準確，那些訴諸對她想像的言詞，對所有的觀者來說，是不具任何檢證性的。

如果 Lana 就是照中人的 Lana(其實也未曾被肯定過，Lana 和 Charlie Chan、Madame Sin 或者電影《China Sky》中的無名者的分別可以在那裏？)如何進行區分？如果 Lana 根本不是照中人，Lana 會不會其實就是與《China Sky》中的護士是同一類人，或者，同一個人？

要是要區別兩人的相似性或獨特性，在畫廊裏，人們要求需要相互轉看/回看，而不能憑一眼的印象，不能對併着對照一下(除了兩個被看者已然面對面對照着，並且默默無言)。

黑白四方型的照中人(有六個正面)以那一幅來與對面彩色圓形，而且放置得較為高一點的照中人來被區辨？前者被脫色的真身(無論是否同一個人，都被呈示為不同的姿態)，對照/看(?)着後者的單色彩調兼有簽名保證(還不是本就是洋人扮的)的護士長那樣肅穆的嚴容。前者有被指責「取悅洋人的蘇絲黃」似的扮相，而後者，有被尊為永恆的南丁格爾/白衣之天使(這同時已變成某種刻板眼光/印象)。

書寫者(那些疊在照片上的人)的「反白」字句，盡是充滿禮儀的讚嘆和奇想。觀者(走進畫廊的人們)從何說起，從何比較？而且據說書寫者不只一個，人們可以說七張照片中有幾個 Lana—蘇絲黃？七個都是或否？(懂得中文姓氏的觀者，一定留意得到，Lana Wong 的中文姓氏是王。)

曾刊登在例如報紙及小冊子中，介紹宣傳時用的，只用了一張現在釘在畫廊裏面的黑白照中人(留意的話，會發覺其實是另一版本)，會是 Lana 呢還是 Hiram？或者另有其人，異國情調的黃臉孔？而那對着街外懸吊着的彩色(偏黃了的)照中人(是 Hiram？是 Lana？還是……？)在畫廊裏觀者只能看見照片的背面，不完全白色的紙肌上有像紙原製造商號的暗淡名稱，密密麻麻。如果需要，觀者其實必須再繞道走出畫廊/街外，才可以看見彩照的正面。但在正面看時，前面的透明玻璃上有 Lucky！的黃色大字。兩邊分別有 Lana Wong 和 Hiram To 黑色小字，兩者都貼近照片。

Lana/Hiram 各自(在照片中)以一副何樣的表容和何樣的眼神凝視着觀看者？(當我們回答的時候，是基於甚麼心理作

打從下亞厘畢道經過藝穗會，看見正面的落地玻璃裏，向街懸掛了一幅彩色照片，有沒有好像是一間新近出現的時裝店的櫈窗佈置形式、入面售賣新到名牌的服裝？張大相唔個模特兒，會令過路人停下來睇下有乜新貨到，引發欲望的投射，激起瘋狂消費的意欲。

據說美國一所大學為了進行有關 AIDS 痘的研究，收集了多種類型的細菌，收藏在一個特製的櫃子裏，並將之存放在冷庫房裏。Hiram 穿上自己印製的 T 恤，挪用了那個櫃的圖像。這看起來像是在促銷某一款牌子的時裝了。也好像記得有人說過的，「你穿甚麼你就是甚麼」的說法。照中人是一個 AIDS 痘患者？是櫃人？是藝術家？是模特兒？是消亡成為隨時可能？……照片右下角貼着幾個外國時裝 Labels，戀慕狂熱者的修飾/擁抱？有甚麼暗示/聯想在某中？這只是另一個可疑的，身份的 stereotype？(應該明白，一次可疑的身份的書寫，多少是一份自我的嘲弄。)

爲甚麼 Lana 平時不可以是一如照片中的那個樣子穿戴打扮？或者，那可不可以是 Lana 某次盛會的化裝呢？爲何現實中該還有「另一個」看不見的 Lana？而 Lana 平常一貫如常/隨意之所致「那樣」、「如何」出現的呢？這些疑問會因看了照中人的打扮而被提出來的？關你咩事？

不是真實的所指——Charlie Chan、Madame Sin、《China Sky》的護士，由荷里活演員扮演的虛構角色。

真實的所指——玻璃上的簽名，但仍然是有可能是假冒的，不是照中人的簽名，是另有(不同的)其人。

Lana Wong——是真實的所指還是虛擬？黑白照片的「扮相」是真實的還是真正扮演？

Hiram To——由於杜子卿有來香港，於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六至八時在藝穗會畫廊出現。之前有單張派發及張貼，由藝穗會代辦。還有由藝穗會安排，在二月四日星期六，在該會一樓排練室，杜子卿主持了講座。除非，這個杜子卿(也由於這個杜子卿，人們有機會通過他本人而認出了彩色照中的 Hiram To，反之亦然)……其實……

彩色照片比黑白照片更真實和具可信性，反之亦然。兩者都有人說過這種比對和區分。如此等等。

然而，彩色照片中的 Hiram 依然是一副「扮相」，由於可以與亮相的「真人」作比對？這張稍為偏黃了的彩色照片，上面說過其形態是似一個服裝模特兒……也許有人說「真人」比照片中人更模特呢。真像指住偶像評頭品足。

Lana Wong——王家碧與 Hiram To——杜子卿的對話性/連繫性在那裏？後者的兩組正本的互文對話又在那裏？明確的身份：Chinese/Australian-American/Chinese。還有兩人簡單的個人歷史，也都可以在畫廊派發的場刊內有所提示。……

Lana的第一張照片中人以背影出現，上面疊了於倫敦出版的《Time Out》在寂寞的心徵友欄所刊登的廣告和其餘六幅照片上各截取的引文(這一切都是虛構的)裏面的能指和所指，是不同字迹的書寫文字，與廣告用語的形式、語態和用字，兩者的功能與內含的意義，和黑白照中人的造型(至少兩個)，這些運算出現了甚麼含意和解釋？而題目是中性化的？《Asian Woman, 23, 5'7"》後面的數字是意指 23 歲 5呎 7吋高，暗含了那些對三個數目的期待的反諷。

Lana 的照片分別被裝置在畫廊的兩幅同樣塗上了相同的黃色的滑輪(可固定可移滑)的屏風上。照片被貼在白色的 foamboard 上，維持固定緊貼不能還原/易燃狀態，看來穩固，但沒有玻璃或膠片之類的保護，失卻安全感？……

Hiram 的題目：《je t'aime, moi non plus (yellow cast)》此處語法較為含蓄而意指明確的法文，然而大括弧內的英文是中性的。《InVisible Differences》玩弄雙重含意，聽起來既是 InVisible 又是 In Visible，語態肯定/不肯定？明確/不明確？既可見又不可見的差異。

這部份其實還有一個次文本的出現與消失，可見與不可見。Hiram 預備了一本 Jackie Collins 寫的流行小說，書名正好是《Lucky》，但在整個展出期間，這本書以間歇性的姿態時隱時現，而這本書的外衣(Jacket，幽了 Jackie 一默)，Hiram 雙重挪用了 T 恤上同一圖像和另一些和 AIDS 有關的局部性文字說明(也同時提示了 Lana 照片上的局部引文)，暗含對隨時出現/時隱時現的 AIDS 痘的隱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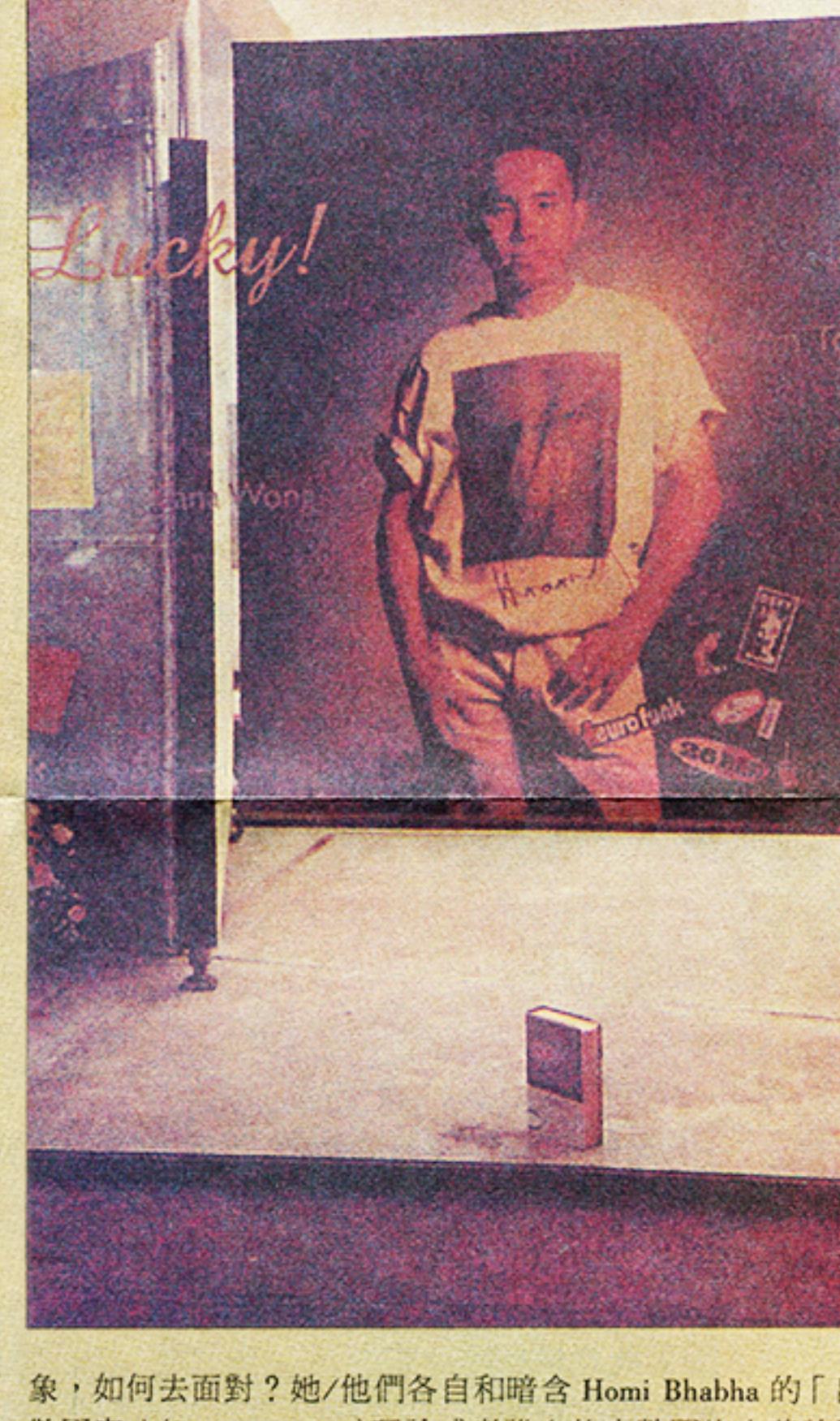
《je t'aime, moi non plus (yellow cast)》的五張照片均被貼於玻璃上(從邊沿側看呈現一種綠)，像盞相般永恆的神聖/庸俗化？並且放置得高高在上，但隨時有被誘於地心吸力的狀態，隨時一地破碎。

《InVisible Differences》彩色照片的無遮無擋，在畫廊裏。但是以背向一種不見的呈現(從旁側看，另一趨變形)。而那本書如果在毫不設防的情況下，放在照片下面/玻璃之前/封面朝外，也不見得……。

《Lucky!》通過 Lana 與 Hiram 的同謀，在藝穗會畫廊這個可以由日至夜作開放時間的展示，畫廊內部的燈光與玻璃外的自然變化的光影相互交映，控制與非控制的效應，並可能瓦解某些預期的亮麗，裝置形式用了畫廊的三面單邊，呈邊沿性的展示，整個現場，成了留給不同觀者體驗/投身的位置。

是一趟「指物幻覺」的過程？Time Out 之後，又有甚麼 Come Out？‘Hi, Lucky！’——這個過往特定寄居異地的複雜感情的微候性用語/集體社會方言，內裏有隱伏的幾多重危機？而那些被稱為小族群的文化認同構成的書寫——一個分散的、多元化立場的場域……而由 Lana 與 Hiram 共同設置的、相互推論性/論述場域，成就了何樣的效應？

K.H.



象，如何去面對？她/他們各自和暗含 Homi Bhabha 的「離散國家」(DissemiNation)理論或者誰人的少數國族主義論述(minority nationalist discourses)內裏的那些分裂的族群的陳述(enunciation)？然而大家都看到這裏的以不同年代所作的滑稽模倣？

不知道。——Dulux 牌子的某個代碼的黃色顏色的牆上，照中人是怎樣從何處來現身在圓形的視圈裏，以如此奇特的神色留在那兒，注視過來？旁邊空無的牆上是思考(一些甚麼)的空隙？是空留着的無所謂思考的位置？是等着或不等着甚麼時候又掛上(還是早經不知在甚麼時候已被除下)甚麼其他人的像照/虛幻的形像？有沒有名字/歷史/聲音的新形象？

字幕出現了「彩色的？黑白的？Dulux 牌某個代碼的顏色？或者，單色調+黑白？黑+白？黃+白還是+紅？如此等等的字幕襯底/地色：黃(皮膚/身體)，紅(血)，橙(黃+紅/果實/新生)——如果這樣的看法，不是九十年代的黃禍/黃色危險/刻板印象，還會是甚麼呢？留意字款」：

Lucky!

Hiram To(Brisbane)

Lana Wong(London)

Lana Wong's work *Asian Woman, 23, 5'7"*
Hiram To's *je t'aime, moi non plus (yellow cast)*
InVisible Differences

21 January - 4 February 1995

List of works(略)

但不會忘記在《InVisible Differences》的名單順序：

Charlie Chan 1/ Charlie Chan 2/ China Sky/ Madame Sin 1/ Madame Sin 2/ 是這樣掛列的。跟住還打出：1993 - 95……而

《Asian Woman, 23, 5'7"》之後打出：I - VII, 1994……

